

新时代山乡巨变

开栏语:为进一步推动国家民委与中国作协联合印发《国家民委 中国作协关于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民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的落实,本报从本期起开设“新时代山乡巨变”专栏,聚焦公路建设、乡村振兴等主题推出广西多民族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。通过专栏,展现新时代的山乡巨变,以及各族人民团结一心、奋勇拼搏、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,以文学的样式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西故事,凝心聚力书写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西篇章。

从此,路不再漫长

□牙韩彰(壮族)

一

曾几次乘车到西林县那劳镇观赏岑家“官保府”,那颠簸顿挫、全身近乎散架的惨状记忆犹新。但这一次前往西林采风与以往已完全不同。这次去西林,道路十分顺畅、速度十分快捷。从南宁乘坐高铁到百色,只需一个半小时;从百色转乘中巴走百(色)田(林)西(林)高速公路,直奔“官保府”,也是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高铁加高速公路,我和同事们,一路高谈阔论,心情自是非常高兴。

想想以前那一次去西林,当时都有直达班车往返南宁了。但从南宁到西林,依然要两天时间;第一天需要在百色住一晚,第二天傍晚才灰头土脸地到达西林。路途遥远,路面坑洼,长时间摇晃颠簸加上肠胃翻江倒海的痛苦难熬,多年来一直让我不堪回首。而据西林作家廖俊清、百色作家杨文升等人介绍当年的亲身经历,在只通三级沙土路的年代,从西林来南宁,都是先到隆林住一晚,再到百色住一晚,第三天才能赶到南宁,一共需要三天的行程。

西林,民间戏称“广西省尾”,说它山高路远,说它位置偏僻,说它崎岖难行。从地图上看,西林是广西西部高地上与云南罗平县接壤的一个山区小县,再往北一点,可以直接跟贵州的兴义市相连。这一带地域在西汉时期,曾是我国西南地区三个小国郡——句町、滇国、夜郎国的“句町古国故地”。从地形地貌来说,这一带是云贵高原向东南延伸的边陲部分,是典型的喀斯

特地区,高山深谷,沟壑纵横,河网交错,森林密布,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切割出奇形怪状的千山万壑,形成大大小小的村村寨寨。这个如今已经名闻遐迩的“句町古国故地”,自古以来,还是桂滇黔三省区之间的三条主要通道之一。1638年8月,徐霞客先生在他的《滇游日记》说道:“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。”即南路、北路和中路。根据他的说法,我打开地图一一比对,这“三路”中之“中路”者,就是这条穿过云南罗平、贵州兴义和广西隆林、西林、田林进而连接到百色右江区、田阳、田东等地界的西南间道,当时被称为“桂滇黔驿道”。而徐霞客先生所称的“南路”是从现在的云南建水县(当时为临安府)往东,走今云南开远市、砚山县维摩乡,抵今云南富宁县,进入今广西靖西市(当时称归顺州),经下雷而直出南宁。“北路”则是走贵州独山进入广西南丹、河池,出到今之宜州区(当时称庆远)往柳州。

诸多史书记载,“中路”的这条“桂滇黔驿道”,蜿蜒曲折于桂西和滇东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,还是属于赫赫有名的西南地区茶马古道的广西段。于是,它便拥有一种古老文化的特殊意义。

然而,这“中路”之难行,就算几乎走遍神州大地的徐霞客先生也望而却步。他在《滇游日记》里还特别说到了自己当年在“中路”被阻的尴尬:“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,人皆以为不可行,而久候无同伴,竟不得行者也。”徐霞客先生应该是古今难见的胆大“驴友”了,但他在田州久等因无人作伴也不敢走这条通道。我想,徐霞客先生担心害怕的不是道路崎岖难行,而是由于山高林密,虎豹随时出没伤人,盗匪拦路抢劫害人,因此,徐霞客先生后来是改走“北路”去到贵州和云南的。

二

当年徐霞客先生不敢走的路,因为田西高速公路建成通车,从此山不再高,路不再远。

田西高速公路是于2022年12月修通的。因此西林成为广西最后一个通高速公路的县。从而使全广西实现了县县通高速的目标。这对广西甚至对西南地区来说,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。曾经的西南出海大通道,如今的西南陆路出海新通道的主要路段之一,就是这条交通大动脉。由于田西高速修通,意味着这条交通大动脉的综合水平和整体质量提升了一个大档次。

田西高速的起点在百色市田林县城北的潞城乡,终点位于西林县马蚌镇附近的滇桂交界处,接上了云南曲靖至罗平的高速公路。主线全长191.26公里,途径田林县的八渡乡、安定镇,西林县的那劳镇、普合乡、八达镇(西林县城所在地)、古障镇、马蚌镇。而且它又是直接与横穿西南腹地的汕(广东汕头)昆(云南昆明)高速公路连通。现在,沿着田西高速来一趟“句町古国故地”游,沿途诸多的历史文化名人故事就在高速公路必经之地等着你;那拐来拐去慢慢悠悠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风情,也会在你的沉重记忆中惊掠而过,而



▲田西高速公路雄姿。 西林县委宣传部供图

沿线那一片片绿油油的茶园、沙糖桔园和百香果果园,又将引导着你走进西林快速发展的新时代。

车子从潞城再走30分钟左右,就来到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著名事件的地方,这就是田林县安定镇的“马神甫事件”发生地。马神甫,就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马赖;安定镇,当时是西林县城所在地,后来才划给田林县管辖。所以,史书依然称此事为“西林教案”。

西林地理位置特殊,地处桂滇黔三省区交界处。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,马赖他们在此扎根既便于传教,又便于把三省区传教活动协调起来。史书记载,马赖在安定镇的传教并不专一,他与当地恶势力狼狈为奸,还到处购买土地和山林。然后,以此为筹码,规定不入教者不准种地和上山砍柴,逼迫当地民众就范,同时他还利用所谓教规干涉教徒子女的婚姻,他本人又特别喜欢跟当地的一些妇女来往勾搭。这更引起了当地百姓的不满和愤怒。于是,当地百姓向刚到任的西林县知县张鸣凤控告马赖等人。这位张知县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官员,接到百姓控告,于是把马赖他们抓起来开庭审讯,最终还顺应民意,将马赖等三人依法处决。我们知道,满清政府“对内残酷、对外屈膝”,这种无能往往就表现在处置此类事件上。迫于法国政府的压力,清政府将张鸣凤革职查办,这让国人痛心疾首,但老百姓却心明眼亮,对张知县的壮举大加赞赏,自发将“为民除害”的大牌匾悬挂到衙门中堂。张知县被迫离开西林时,安定镇的百姓又给他赠送了“万民伞”。现在来到安定镇的“西林教案”遗址,我们可以看到展览厅、媒体厅,以及神父房、修女房、通讯房等。“西林教案”遗址也成为了广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是前往西林必须参观的一个重点遗址。

车子继续西行,大约半个小时以后,我们便来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岑家“官保府”。“官保府”建筑群在广西甚至在西南地区都是大名鼎鼎的。“官保府”为硬山顶砖木结构,至今还保留有围墙炮楼、官保府旧府、官保府、荣禄第、增寿亭、南阳书院、岑氏土司府、岑大将军庙等,占地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,现在已经是国家AAAA级景区整个建筑顶部为浮雕装饰,墙檐饰有龙、凤、花草、鸟、兽等大量壁画,其观赏价值、艺术价值乃至研究价值都很高。我们穿行游走在“官保府”建筑群里,可以了解的事迹很多,大家都为岑毓英、岑毓宝、岑春煊这“一门三总督”那多姿多彩人的生故事所感染和吸引。而我,还是和以往一样,依然为岑毓英那首《即席赋诗》所吸引,在题有这首诗的墙面默默伫立。这首诗无可争辩地告诉我们,出生在偏远山区的壮族人士岑毓英,能当到云贵总督并授“太子少保”又赏穿黄马褂加兵部尚书衔的高位,确实不像清朝晚期一些

酒囊饭袋、浪得虚名之辈,他是真正的文武全才,能臣武将。甚至,岑毓英的汉语水平在当时壮族人物里已达到最高层级,跟一些饱读“四书五经”的汉儒相比也毫无逊色。请看他即席吟出的这首七律诗:

素习干戈未习诗,
诸君席上命留题。
琼林宴会君先到,
塞外烽烟我独知。
割发接缁牵战马,
撕袍抽线补旌旗。
貔貅百万临城下,
谁问先生一首诗?

岑毓英19岁投笔从戎,27岁受命统率西林乡勇赴云南助剿叛乱,此后在云南转战18年,以作战英勇累积军功,相继任知县、知州、云南布政使、云南巡抚、云贵总督等职。数十年率军征战,又领军抗法,戍边保疆,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功绩卓著的封疆大吏。他这首《即席赋诗》创作于担任云贵总督的任上。据传,当时云南一些文官不太看得起岑毓英,以为他不过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罢了,趁一次宴会岑毓英晚到为由,纷纷起哄笑请岑大总督当场赋诗一首,他们的目的当然是想让他当众出丑。结果,不曾料到,岑毓英略微思索,即兴吟出了这首绝妙佳作,反而让这些文官自讨没趣而无地自容。我感觉,岑毓英这首《即席赋诗》有某种曹植当年七步吟“煮豆诗”之妙。其实,仔细分析,曹诗不过属于“小诗”,抒发个人小情小绪而已,而岑诗才是气吞万里如虎的爱国“大诗”,其精气神饱满而深厚。

离开了文化蓬勃和军功赫赫的“官保府”,继续走上田西高速。临近下午,我们来到距离西林县城仅10公里的八达镇红星村百香果种植基地。50多亩连片种植的百香果园,沿着河边绿意盎然地展开。此时正是阳光最猛烈的时候,我们大汗淋漓,走在黑色塑料布铺垫的果园泥巴路上,有点疑惑不解。年轻的公司王经理介绍,昨晚这里刚下一场大雨,果园里的道路一片泥泞,只好垫上这层黑色塑料布,大家才能走进果园。路边简易的一排排小木桌上,已摆好现榨的百香果汁和一盒盒百香果味月饼,穿着少数民族盛装的姑娘们把一杯杯香味四溢的新鲜果汁递给我们。我们进到棚里坐下,一边听王经理介绍,一边细细品尝果汁和月饼。头顶是密实缠绕的百香果藤蔓,把酷热的阳光隔在半空,河上阵阵凉风吹来,大家笑逐颜开,十分惬意。

通过介绍,我们了解到,红星村隶属于八达镇,下辖4个自然屯,有壮、汉、苗等民族共317户1320人,是一个多民族聚居村。今年初,他们在成功引进“句町田园观光综合体”项目后,又流转土地50余亩,引进百香果种植企业。百香果种植属于短、平、快助农增收特色产业,短短几个月,迅速发展达到100多亩的规模,并且已经陆续投放市场。优质的百香果销往区内外,有效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。

两天的西林采风还有好几个地点,都在田西高速公路沿线上,最远的平寨屯位于桂滇黔三省区结合部,素有“一鸡鸣三省”之称,已经跟云南罗平县和贵州兴义市隔河相望了。不能不说,田西高速公路通车,外地的信息流资金流也更大规模地向西涌来。在本文写作快收尾的时候,我看到西林县里发布的一则新闻报道,在举行的第20届中国—东盟博览会、中国—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,西林县以产品深加工、新能源、文化旅游、种植养殖、“一门三总督”电视剧拍摄等项目进行招商引资,十分亮眼地吸引了各企业的关注,成功签约14个项目,总投资额近80亿元。

三

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,使人们的出行方式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便利。如今,不仅田西高速通车,人们取道“中路”进入云、黔、川、渝、藏等广大的西南腹地,已是畅行无阻,大家还可以选择走徐霞客先生指出的“北路”和“南路”。如今的“北路”和“南路”也有高速公路、铁路甚至高铁贯通了。而“北路”更是由于近日的贵阳到南宁的高铁开通运营,使得当年翻山越岭才能走黔进川入藏的茶马古道,拥有了“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便捷和快速。

在西林采风,听到说到的全都是“路”。赞美的是路,歌颂的是路,我头脑里反复思考的也是“路”字。这里的石板路、山路、公路、水路、铁路、林间路、沙土路、普通柏油路、高等级沥青路、高铁……如此众多的路,在不断地缠着我,折腾着我。其实所有的路,终归就是一条,那就是“为人所走的路”。这简单无比的一条路,构成了千百年来人类命运生死与共的生命通道。路的产生,路的延伸,路的淹没,路的意义,路的循往复,甚至带着路的那些成语,诸如筚路蓝缕、道路相望、方骖并路乃至慌不择路等等,这一切关于路的诸多含义,在无形中让人们产生对路崇敬与膜拜的同时,也曾经让人生出某些望路兴叹的沉重来。不过,连日来,大家都始终情绪饱满、兴高采烈。采风的车子装满欢声笑语,平稳行走在崭新的田西高速上,穿行在壮、汉、苗、瑶、彝、仡佬等各族的村寨里,而一曲高亢入云的《青藏高原》却一直久久在我的耳边回响,似乎再也不会消散:“从此,山不再高,路不再漫长,各族儿女欢聚一堂……”

【作者简介】牙韩彰,广西凤山人。中国作协会员。曾任自治区文联党组成员,副主席。出版散文集《屈指家山》、长篇小说《夕照苍茫》(合著)、新闻作品集《纪实与思考》,有作品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《民族文学》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等。